



Jiang fang zhou
蒋方舟

1989年10月出生，七岁写作，九岁出版第一本书《打开天窗》，后来又相继出版《正在发育》《青春前期》《都往我这儿看》《我是动物》《邪童正史》《舌头的战争》。

一代90后读着她的作品成长——这么说并不夸张，她生于1989年10月。所以她有底气告诫中老年朋友们：“别再假装你们懂90后了！”那么，懂90后的蒋方舟最近又写了些什么呢？答案是，她写了9个故事，集成一部小说集《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》。

这9个故事彼此关联，你会在某个章节看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。蒋方舟说写这本书，掏空了之前人生的所有体验和经历。但不必担心，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去经验，然后写下来。总有一天她会历经沧桑。

9个故事，一样的无奈

Q:《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》一共讲了9个故事，先撇开内容不谈，这样的形式，是否在向塞林格的《九故事》致敬？

A:其实我本来想写11个故事，后来一则是怕别人揣测是在致敬理查德·耶茨的《十一种孤独》，二来写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写不了那么多故事，所以变成了9个。比起10的完整和8的吉利，9个故事看起来更孤独。

Q:就是说“孤独”是这本书的主题？

A:我更想表达的是某种无奈。这本书几乎每篇小说都提到了家庭，就是因为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，它的复杂和人性却不输给一个大公司作为。亲情比爱情更无奈，所有人爱所有人，所有人体谅所有人，但很多时候依然在无意识地彼此折磨。

Q:这种无奈似乎贯穿整本书——9个故事既独立又相关，这个故事里的人到下个故事影响了另一个人。这样的结构安排应该是有意为之。

A:确实是一开始就想好的。因为在生活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们总是陷入对他人生活的羡慕，可如果真的凝视他人的生活，又会发现那其实也是千疮百孔的。所以我让每个人都活在他人的故事里，和别人、和自己互为镜像。

Q:这让我想起台湾作家蒋晓云，她的《百年好合》也是“每个故事独立又相关联”的结构。

A:我看过《百年好合》，是前两个月看的，很喜欢里面的“民国感”。还看了一本叫《奥丽芙·基特里奇》的短篇小说集，也是所有人物之间相互有联系。我觉得结构上的相似或许是无法避免的——尤其这又不算是我独创的写法，但小说之间表达的内容其实并不像。

Q:恰好你这本书第一篇的背景就是台北，有意这样安排？

A:以“台北”开头，是因为写那篇小说的那几天，台北天际线的形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Q:9个故事的发生地，你都去过？

A:这些故事的发生地，我除了武威和美国没去过，其他都去过。但是《武威·腿》和《美国·香气》里，主角其实并未真正到达这两个地方。

接受平凡，但不忍受平庸

Q:你现在的文字基调有点灰色，比如你的主人公试图摆脱孤独和无奈，但总是回到原点。这恰好印证了书名：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。

A:他们的确都没有逃离最初的恐惧与厌恶，但是当再度回到生活，他们似乎又在灰暗的生活下发现了一丝亮色。所以我的小说跟“治愈”“暖心”“励志”无关，它就像卡夫卡说的，是那种“捅了我们一刀”的作品。

Q:我觉得有点像村上春树：在平庸的生活中刺你一下。我可以理解成反抗平庸吗？

A:“平庸”是无法反抗的——因为跟大环境作战，你很难胜利。但是可以抵抗，可以在内心搭建一个坚实的堡垒。

Q:你对平庸的理解是？

A:平庸和平凡不一样，平庸是对现有的生活和环境妥协了。无论你是一个官员、商人还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如果你的审美标准、道德标准、价值标准不断沦陷，也没有拯救的欲望，你就陷入了平庸。我接受平凡，但是难以容忍平庸。

蒋方舟

接受平凡，但难以忍受平庸

前不久，蒋方舟从老家翻出了儿时写的书、画的插画，然后发了条微博，自嘲当时是个“关注的内容非常狭隘的小朋友”。当然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小朋友六岁半开始写作，至今已有二十年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受访者提供

Q:很多人连平凡也接受不了。

A:很多人的困囿纠结，我想，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某一个点。我特别喜欢西方的一句祝祷词：“拥有平静，接受你不能改变的；拥有能力，改变你可以改变的；拥有智慧，辨别两者的不同。”我笔下的人物，如果说他们生活灰暗皴裂的地面上出现了一道裂缝的话，是因为他们最后拥有了智慧。

Q:你平庸吗，或者说，你平庸过吗？

A:按照上面的标准，我没有平庸过，因为从来没有停止和自己、和环境做抗争。

Q:说到“抵抗”，你好像不能算典型，虽然你也批评教育体制，但你选择的道路，十分符合社会预期。你其实是这个教育体制下的好学生。

A:因为我觉得只有你进入现行教育制度的系统里——甚至站在它的顶端，你才能更全面地看待它。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而批判大学教育制度，就像一个拿着砖头在门外叫骂的流氓。所以我选择了上大学，上最好的大学，这样才能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精英教育，以及精英教育下的年轻人，观察他们会如何决定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。

Q:因此你的抵抗是比较温和、理性的，你不是用理想主义抵抗平庸。

A:我是很警惕那些以贩卖“理想主义”为生的人的，我尊重一切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人。他们并不是犬儒，相反的，他们很强大，他们抵抗着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不公，也抵抗着整个社会弱肉强食的原则。■

